



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
РЕФОРМАТОР

政治顶峰

(1953-1964)

赫鲁晓夫

[俄] 谢尔盖·赫鲁晓夫 著

下卷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
РЕФОРМАТОР
政治顶峰
(1953—1964)

赫鲁晓夫

[俄] 谢尔盖·赫鲁晓夫◎著
述 强 范国恩 王尊贤 郭家申◎译

下卷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◀ 在维也纳各国首脑会晤期间同美国总统约翰·肯尼迪会谈。1961年。



▲ 克列缅丘格水电站开始运行之日。作家亚·叶·考涅楚克，苏联部长会议主管建设的副主席伊·特·诺维科夫，尼·谢·赫鲁晓夫，尼·维·波德戈尔内。1962年7月29日。



▲ 同宇航员戈尔曼·季托夫和尤里·加加林在一起。1962年。



▲ 同伊利亚·爱伦堡在一起。1962年。



▲ 同儿子谢尔盖和孙子尼基塔（谢尔盖之子）在莫斯科郊外戈尔克-9号官邸。



▲ 同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尼·伊·克雷洛夫元帅在一起。1963年5月1日于克林姆林宫。



▲ 在克林姆林宫迎接新的 1963 年。在餐桌旁（自左至右）：米·安·苏斯洛夫，阿·伊·米高扬，列·伊·勃列日涅夫，尤·阿·加加林，尼·谢·赫鲁晓夫等。



▲ 在主席台上。1963 年。



► 尼·谢·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利扬斯基在库班种稻国营农场。1963 年。



► 同卡斯特罗在克林姆林宫赫鲁晓夫办公室内。1963年4月28日。



▲ 同芬兰总统乌尔霍·吉科宁在扎维多沃。1963年12月。



▲ 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会议上。在加马尔·阿卜杜勒·纳赛尔总统“西利亚”帆艇上：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尔日尔·阿赫麦德·本贝拉埃及副总统阿布德尔·基姆·阿梅尔，尼·谢·赫鲁晓夫，安·安·葛罗米柯，《真理报》主编 П.А. 萨秋科夫，埃及总统加马尔·阿卜杜勒·纳赛尔，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·萨利姆·阿列夫、也门总统阿布杜洛·阿司—萨利阿尔。1964年5月。



◀ 同瑞典总理塔·埃尔兰·德尓在埃尔兰德尓郊外住宅邻近的牧场参观。1964年6月。



▲ 重访垦区。1964年8月。



▲ 抵达布拉格。1964年9月3日。



▲ 在孙女尤丽娅（儿子列昂尼德之女）位于佩列杰尔基诺的别墅内做客时，同曾孙女克谢尼娅和尼娜在一起。1969年6月7日。



◀ 赫鲁晓夫在彼得罗沃－达里涅耶，1970年。



▲ 在丁香花收藏者帕维尔·斯皮里多诺维奇·列斯尼奇家中做客。1966年于伊斯特拉。



◀ 1968年于彼得罗沃-达里涅耶。



目 录

1961 年

- 新卢布 / 1063
只要亲自照料不到…… / 1066
科兹洛夫“当家” / 1074
法比申科和罗科托夫 / 1077
科兹洛夫“当家” / 1078
要闻日志 / 1079
“我们的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” / 1087
家事 / 1089
共产主义 / 1091
重提斯大林 / 1102
人均为应有任期…… / 1109
科兹洛夫要弄花招 / 1112
可怕的两驾马车 / 1114
要闻日志 / 1116
一堂“外交课” / 1117
瓦希商路运河 / 1120
往后怎么生活? / 1121



政治顶峰：赫鲁晓夫（1953－1964）

第五编 向改革转变（1962—1964）

1962 年

- 在明斯克的讲话 / 1129
如何装满粮仓 / 1130
用生产管理局取代区党委 / 1131
要闻日志 / 1133
微电子学的曙光 / 1139
从统一水平价格到新切尔卡斯克悲剧 / 1147
信誉 / 1158
日常连轴转 / 1160
来自阿什哈巴德的账单 / 1162
与查希尔国王一起度假 / 1167
利别尔曼，赫鲁晓夫，扎夏德科 / 1170
向地区进一步放权和指靠年轻人 / 1184
破釜沉舟 / 1185
超级大国的包袱 / 1187
“图书珍宝岛” / 1198
赫鲁晓夫宪法 / 1199
要闻日志 / 1202
“南斯拉夫模式” / 1206
各界生活状况 / 1208
问题，问题，问题 / 1209
赫鲁晓夫、苏斯洛夫、伊利乔夫和马涅日风波 / 1215

1963 年

- 新年伊始，父亲一切如常 / 1320
经济学中的数学 / 1322
为冬令餐桌提供新鲜菜蔬 / 1326
五年里搞成了什么“化学试验？” / 1328
“五层赫鲁晓夫楼时代”的终结 / 1329
要闻日志 / 1339
“纵向”与“横向”之间的对决 / 1343

- 万一……可怎么办? / 1346
 尘暴 / 1360
 从化学到农业化学 / 1367
 奥维尔·弗里曼和美国产鸡肉 / 1369
 “国营农场始终未向本场工人供应鲜肉和牛奶” / 1370
 水利灌溉与水稻种植 / 1372
 用西红柿和过磷酸钙取代火箭筒和光气 / 1374
 “时代不同了” / 1377
 东风…… / 1378
 约翰·加尔布雷思 / 1381
 “一模一样，只是涂上了不同的颜色” / 1383
 旅游者和国门钥匙 / 1386
 判罪还是奖赏? / 1388
 要闻日志 / 1389
 “该做出决定的时刻” / 1393

1964 年

- 最后一个新年 / 1397
 这还不是阴谋…… / 1398
 要闻日志 / 1402
 要闻日志 / 1408
 莫斯科的路灯为谁照明? / 1412
 要闻日志 / 1416
 “斯堪的纳维亚奇迹” / 1423
 “让我们把科学院打入十八层地狱”或者“谁拥有科学，谁就拥有未来” / 1425
 八年制学校 / 1438
 用 заец 替换 заяц / 1441
 “笼统地说谁都管，具体地说谁都不管……” / 1441
 退休金，工资，双休日 / 1448
 “我们现在无需卡得更紧……” / 1453
 为什么是一个党? / 1455
 赫鲁晓夫最后一次“离经叛道” / 1457



政治顶峰：赫鲁晓夫（1953－1964）

- 命中注定的王车易位 / 1458
要闻日志 / 1459
一切权力归经理！ / 1461
1964年7月24日，对未来的估算 / 1472
告别…… / 1474
巴拉耶夫同纳里瓦伊科继续争论 / 1481
1964年8月19日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/ 1486
要闻日志 / 1489
西伯利亚大石油 / 1490
安东宁·诺沃提尼和亚历山大·杜布切克 / 1492
里哈德·佐尔格，瓦西里·波里克，弗里茨·施梅克尔 / 1494
要闻日志 / 1496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军队？ / 1498
要闻日志 / 1500
我们夸夸其谈，而自己却做不到 / 1502
加柳科夫给我来电话…… / 1507
十月度假 / 1512
究竟是为了什么？ / 1517
结局 / 1519
赫鲁晓夫之后 / 1520

尾 声

结语 / 1539

1961 年

新卢布

1月1日，国内出现了新的货币。早在1960年1月5日报纸上即已宣布，自明年起将改变卢布面值一当十，物价也相应地降低为十分之一，同时可不受限制地兑换任何数量。斯大林时期1947年所进行的货币改革，似乎也是以改换纸币样式为目的，只能少量地一当一进行兑换；后来似乎3000卢布以下一当三，其余则全部一当十，而商店里的价格依旧与改革前一样。这样，那次改革便具有纯粹的没收性质，战争期间印制的毫无保障的卢布停止流通。

货币数量过多被解释为德国印制的假币大肆涌入。然而1947年货币改革之后仍然通货膨胀，其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让印钞机开足了马力。

1947年改革是在极其严格的保密状态中进行准备的，因为担心大家知道后会涌进商店，抛出“旧币”，将货架上的商品一扫而光。现在则将更换钞票的事预先宣布，尽量说服居民：这一举措不会伤害任何人，提交多少数量均可兑换，无须说明来源。特大数量兑换时不可能不被发觉，兑换是可以兑换，但“富人们”当即上了民警和检察机关的钩。从发出公告到开始兑换的半年期间，拥有大量积蓄的人都能找到一小笔一小笔替他们兑换货币的“朋友”，有的人是“不为尽责，而为交情”，有的人则是为了代劳的手续费。尽管政府所宣布的举措未伤害人，货币兑换还是引起了大量的闲话。人们困惑不解：既然什么也没有改变，干吗要想出这一套花招，可见国家还是含糊其辞。谁都不怀疑他们会受骗，但在哪方面受骗、怎么个情形呢？议论没完没了。自然，我也曾追问父亲：“怎么会想到更换卢布呢？”他解释说，纯属技术性的原因，想出兑换主意的是主管财政的父亲在政府中的新任第一副手柯西金。他喜欢（我想说，是盲目崇拜）秩序、真正的“官僚制度”，将一切都分门别类摆在架子上。不值钱的“旧卢布”让他生气，预算不得不以数千亿计，很快还会达到数万亿。综合借方和贷方变得越来越麻烦。至于计算



机，当时的财政人员连做梦也不曾见过，他们只能噼里啪啦打算盘和转动手摇计算器把手。对这样的技术设备而言 12 个零几乎是力所不及的。不得不改造手摇计算器，或者更合乎实际需要一点，将本已化整过了的巨大金额化为整数，而这就会不仅产生不合理的损失，而且产生舞弊行为。在这种机械的簿记中，额外的一个零可能意味着很多钱，所以柯西金决定将其去掉。总共去一个零，多了同样不行；去掉两个，面包和主要食品的价格就会飞升。只得数着戈比和早已被遗忘的格罗什^①来计算。“一个零”在柯西金看来是摆脱困境的理想办法，财务人员工作起来也会轻松一些，而民众对于将旧钞票换为新钞票也不会太当回事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会因此得到好处。5 卢布、30 卢布、100 卢布一张张很大的旧币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，现在换成小巧的新币，很容易放进任何一个钱夹。钞票的规格缩小也有利于国家，国家货币制造厂对价格昂贵的特种纸张的需求将会减少。

柯西金举法国为例。1960 年 3 月他陪同父亲进行国事访问期间，曾与当地的财政学家进行了详细的交谈，他们从 1960 年 1 月 1 日起将新法郎的“分量”提高了一万倍。

法国的例子让父亲彻底相信，改变卢布面额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，资本家是不会想出对自己有害的任何点子的。他对改革的启动说“行”。1961 年 1 月 1 日，各储蓄所前排起了队，但很快就又散了。同时商店也使用了新的价格标签，标价低得可笑。廉价的错觉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发工资，工资同样少得可笑，从前的一千变成了一百。只好习惯于不以卢布为单位、而以十戈比为单位去计数了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。最初的计划规定不但要更换全部“票子”，而且要重铸硬币。节俭的柯西金建议在铜币方面节省开支。1 戈比和 2 戈比、3 戈比的硬币一样，在改革前几乎一钱不值，掉在街上没人肯弯腰去拾。决定将 1 戈比、2 戈比、3 戈比的硬币保留下来，但事前对此不作正式宣布。秘密未能保守多久，小硬币转眼间便从流通中消失了。昨天毫无用场的 1 戈比，现在变成了 10 戈比，足够买一盒火柴，而 2 戈比的硬币在街上打自动收费公用电话时取代了 15 戈比的硬币。

父亲接到零钱消失的报告时，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：这对预算来说微不足道，铸造新戈比的费用怎么说也比戈比暂时停止流通所造成的损失

^① 旧俄铜币，1917 年时等于半戈比。——译者注

大。在戈比上花几百万冤枉钱同样解决不了问题。于是一切听之任之，毫无改变。旧币兑换新币之后，戈比重又出现在商店的收款台了。

我不知道柯西金所说的法国情况如何，但我国以一当十的货币兑换过程中并非什么问题也没有。问题不单是国家在零钱方面骗人，利用改革之机，将价目表“尾数”中的戈比部分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变成整数。经济中不受国家控制的“市场”部分对改革并未作出反应，老太婆的一把香菜过去卖10戈比，现在仍然卖10戈比，亦即贵了10倍。“市场”的因素柯西金并未加以考虑，他认为那在全国的货币流通中不起决定性作用，根本不予理睬。他从自身“官僚主义”的片面观点出发，把一切都看成是正确的，可是在民众的个人预算中，“市场”成分偏偏起着相当大的作用。商店里一把香菜按国家定价1戈比你可买不到，那里根本就没有。而在市场上你同老太婆无法争辩，想买就买，不想买就两手空空。柯西金认为，国家不仅应当监控商店里的价格，也应当控制市场上的价格。然而民警却无法去监督市场上的每一个卖主。正因为如此它才叫市场。

已经是父亲退休之后了，一些偶然相遇的交谈者的抱怨让他难以忍受，他们说1961年的货币兑换打开了通货膨胀的大门。父亲真是困惑不解：当年已经让国营商店遵守国家制定的规则。至于“集市市场”，父亲辩解说，那就无法照管到了。但是，几戈比一把香菜是一回事，肉类或水果以卢布论价却是另一回事。

肉类或水果紧随商店之后，在市场上也降价了，虽说不是成十倍地降，而是卖主认为适可而止。也就是说，价格还是上涨了，但父亲认为，1961年之前也一样上涨。

“换个颜色或者做一点微不足道的改变就提高价格，”父亲在回忆录中向那些特别固执的交谈者解释，“我当政时我们在这方面抓了许多人，特别是地方工业部门。他们急切希望以此来补足地方预算。为此我们处罚了领导人。这是舞弊行为，这是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。这样提价无论如何也和卢布改变票值扯不到一起去。”

与父亲交谈的人并不同意，写经济问题文章的作者也不同意他的说法。他们指出隐性通货膨胀始于1961年1月1日。父亲和他的反对者都是对的。此外，对父亲的指责不如对他的继任者的指责多，隐性通货膨胀的高峰正值他退位之后的那个时期，与军费开支增长相吻合。当时最高领导人不再把在价目表上“耍花招”定为“舞弊行为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”。事情倒是